

# 我的前半生

爱新觉罗·溥仪



# 我的前半生

爱新觉罗·溥仪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著. —2 版.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3.1

ISBN 978 - 7 - 5014 - 5037 - 4

I . ①我… II . ①爱… III . ①爱新觉罗 · 溥仪 (1906 ~ 1967) —回忆录  
IV . ①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5632 号

# 我的前半生

爱新觉罗 · 溥仪 著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26 次  
印 张: 26.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34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037 - 4  
定 价: 69.00 元

---

网 址: [www.qzcbs.com](http://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

---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综合图书分社电话: 010 - 83901670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出版说明

本书一九六四年问世后，即被誉为“奇书”，受到世人瞩目，并被译成十几种文字，享誉全球，风靡世界，历三十载而不衰。

此次重印，有几点有必要说明：

一、此次重印与前略有不同，特加了溥杰一九八七年为本书所写的序、凌云近日所写的代序、李文达的补充注释。

二、本书作者，过去署名一直是爱新觉罗·溥仪。其实，溥仪只是作者之一，除溥仪外，还有一位未署名的作者，即李文达。李文达作为溥仪的合作者，不但对全书进行了整体设计、构思和每章每节的具体安排，而且三次易稿和多次大修小改，也都是与溥仪共同研究，在取得共识后，由李文达执笔完成的。当时李文达未署名，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

三、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杨国鼎、王兰升作为助手，曾在调查访问、查阅档案、搜集材料和照片，以及注释、校对和编制索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覃路夫、钟敏、李来泉也付出了一定劳动。

四、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曾给予极大的关注。中共中央宣传部、统战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全国政协、中央档案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抚顺战犯管理所、新华社等单位，曾给予很大的支持。翦伯赞、申伯纯、刘大年、黎澍、侯外庐、李侃、翁独健、何干之、邵循正、杨东莼、吴晗、廖沫沙、张治中、傅作义、梅汝璈等史学界和法学界知名人士，对书稿提了许多宝贵意见。著名作家老舍，对本书的未定稿就篇幅和文字方面做了许多批注。

一九九三年五月

# 序

爱新觉罗·溥杰

《我的前半生》到一九八七年已经发行了一百六十余万册，出版也已经二十三年了。现在的读者距离此书所写的年代已经越来越远，中年以下的读者大都不熟悉那个年代。出版社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书中的内容，请李文达同志又做了一些必要的注释，以重新付梓。我认为这种着眼点很好，所以也附骥濡笔写了这篇序。

最近，听说有一些人对此书成书有一些议论。我认为，只要把此书成书的过程和而后溥仪与文达同志真诚合作的经过加以说明，那些议论是可以消除的。

过去我也曾为《前半生》写过一篇所谓的序，说明它是供抚顺战犯管理所方研究参考的。那篇《前半生》，并非现在读者所看到的《我的前半生》。那篇《前半生》，是溥仪和我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过认罪阶段，努力总结自己的前半生，各自写出了一些东西之后，所方对我们的学习改造，尤其是对溥仪的特殊经历和他那几年以来的思想变化颇为重视，让我帮他去写的。其中最大部分是由他口述，由我执笔，每天挤出时间去做的。大致是从他的家世、出身到他当上末代皇帝，以及到一九五七年为止的一切思想变化过程。那篇东西我记得大约有四十多万字。因为那篇东西只是由亲身经历的一些素材积累而成，充其量不过是一篇自己检查过去的杂记账而已，根本是不能称其为什么书的。

现在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我的前半生》，其实并不是我们合作的那一本，而是由李文达同志以它作蓝本，经过去粗取精和广征博引之后，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才真正印成书。

对于李文达同志的忘我努力，我大哥溥仪非常感激，曾写了一首诗：

四载精勤如一日，挥毫助我书完成。

为党事业为人民，认罪立功写新生。

我觉得这首诗就是对这本书的由衷评价，也是说党的改造政策是怎样一步一步前拉后推，使他这一滴早就应当被瞳瞳太阳晒干的污泥浊水，不但没有被晒干，而且也成了十亿人民大海洋的一部分了。

拉杂述怀，醉用为序罢。

# 《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代序）

凌云

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作者是谁？早在该书出版之初，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的时候，便有人议论：此书绝非溥仪一人所写，必定有一个“捉刀人”在。例如：1965年，加拿大汉学家陈志让教授和英国汉学家麦克利维，在他们写的书评中，在肯定此书的价值之后，都提到“捉刀人”的问题。陈志让还猜测这个“捉刀人”是个共产党员，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学者。

由于我当时的工作关系，熟悉溥仪整个改造的全过程，也熟悉这本书成书的全过程。

建国后，我们关押了一大批在解放战中俘虏的国民党战犯和一部分日本战犯，1950年苏联又送回来一批日本的以及伪满和伪蒙的战犯。所有的战犯被分别关押在几个战犯管理所内。溥仪和他的弟弟傅杰以及其他伪满战犯，都是被苏军俘获后于1950年移交过来的，他们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战犯工作，一开始就制定了改造方针，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政策和做法。这项工作自始至终由公安部组织实施。我被部党组指定负责与各战犯管理所联系，并处理有关的日常事务。

经过改造，战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造战犯的政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连国外舆论也承认的奇迹。在日本战犯中，一些战争狂人变成了和平战士；一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将领，认清了中国的命运，成为新中国的爱国民主人士；伪满、伪蒙的王公大臣，真正认识了过去卖国求荣行为的丑恶，开始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末代皇帝溥仪就是其中空前的受人瞩目的一个，他经常向到战犯管理所访问的人畅谈接受改造的感受，以成为一个新中国的普通平民为荣。

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后期，纷纷拿起笔来，总结自己的过去，写出了不少生动感人的认罪材料，题目大部都叫“我的前半生”。溥仪自己不能动笔写作，而由溥杰代笔撰写了一本四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式的认罪书，此书的题目也是“我的前半生”。此书从家世写起，一直写到1957年参加战犯管理所组织的社

会参观。此书经抚顺战犯管理所油印，分送公安部及有关方面后，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当时公安部办公厅负责人刘复之、席国光、王仲芳等同志和我都议论过这本书。我们认为，溥仪出于沉重的悔罪心情写出这本书，用意是好的，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书中自嘲自骂的地方比比皆是，几乎每段叙述完事实就责骂自己一通。这种认罪过头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溥仪从一个末代皇帝、战犯到自觉悔罪成为一个新人，思想转变过程也杂乱不清，不能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史实方面也有很多地方叙述得不准确。不过，从中还是能看出一个皇帝身上发生的变化，也能从近八十年来的动荡复杂多变的历史中，大略看出社会前进的轨迹。当时不少同志认为：此书如加以适当整理，将溥仪的思想转变脉络理清，很有公开出版的价值。于是，为广泛征求意见，就将原材料交由群众出版社印成内部发行本，限政法系统和史学界一定范围内部购买阅读。这是1960年1月，溥仪刚被特赦回到北京不久的事。随后部里决定由群众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李文达，同溥仪一起来整理书稿。那时估计不足，设想在一个月内完成改稿，后来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为了安排这次改稿，由我出面约请溥仪、溥杰兄弟在全聚德吃烤鸭，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姚良和李文达都参加了，席间主要谈的是有关合作写书的事。1960年4月，溥仪被安排在香山植物园劳动，李文达住在附近的旧香山饭店。每天下午，溥仪到饭店与李商量如何整理书稿。共用晚餐后，溥仪回植物园，李在住处动他的剪刀糨糊，另外，把溥仪口头补充的材料写进整理书稿中。

这样的整理工作进行了一个来月，全书还只整理出一半。两个月后，二十四万字的整理稿算是出来了，但这是一个失败的整理稿。李文达在后来汇报时说，溥仪很多事记不清，也说不清，他只能说出自己的感觉，而战犯管理所如何做他的工作，他说他从来没注意过，所以改造工作如何进行，自己的思想如何转变，他都说不清楚。对于历史事件的背景，由于他深居禁宫，也所知甚少。再则，他对周围人物的介绍，都是大而化之。对于传记文学所必要的素材，非常缺乏。以溥仪经历之复杂，所处环境之多变，结交历史人物之众多，世所少有，即使一个常人也很难记得全，讲得清，何况溥仪没有积累材料、记录生平的习惯。看来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溥仪个人的口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大量采访溥仪周围人物，大量查阅历史档案，甚至还要到各重要现场实地观察。李文达建议重新搜集材料，重新构思，在大量占有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耙梳剔抉，提炼成文。

公安部的有关领导同志同意李文达的建议。他首先到东北调查，大部分时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此外又到长春、哈尔滨等溥仪住过的地方。这年8月

间，党组指定我和夏印同志、于桑同志、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和劳改局副局长，听取李文达的汇报。他在会上讲了许多溥仪在改造过程中的非常生动的故事，都是溥仪没有讲过或语焉不详的。更主要的是，他抓住了溥仪怕死不认罪到悔恨过去、向往新生的思想变化脉络。后来，溥仪对李文达就他思想转变过程的中肯分析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这正是他要说而说不出来的。李在汇报会上提出推倒原作、另起炉灶的方案。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同意，并积极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要李完全脱产写好这本书。这次会议的记录和李当时提出的方案以及后来的手稿，现都存在群众出版社的档案里。

汇报会议以后，李文达即按既定的方案做进一步的采访、查档、翻资料，并开始写作。1962年6月，初稿印成大字本，分上中下三册，送有关方面征求意见。1962年10月，又印成修改稿大字本上下册，送有关方面。1963年秋杀青，此时已三易其稿。在送印刷厂校对期间，又在校样上作了九次修改。因外文出版社根据陈毅副总理的指示，亟待将此书译成外文，经新华印刷厂突击赶印，本书得于1964年3月正式出版。

此书的完成，离不开群众出版社的资料后盾，离不开各大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的支持，离不开李的几个助手的辛勤劳动。但最根本的还是李文达本人的刻苦努力。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他经常彻夜工作。他曾在我主管的局工作五年，那时给我的印象是他做调查研究工作十分认真、仔细，一丝不苟，这个作风，在写《我的前半生》中又有尽情的发挥。据我所知，他为了研究溥仪的性格、思想和跨度八十年的历史背景，他对溥仪周围的重要人物都做了专题研究，写出了每个人的传略，对围绕溥仪的重大事件，也都进行了专门研究，写成专文。仅是编写有关事件的大事记、年表，就有二十余种，一百多万字。有人说，李文达写作此书使用的资料超过一吨。究竟有多少，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想这决不是无根据的夸张。1984年国家版权局在（84）权字7号文件中，确认该书为溥仪和李文达的合作作品，二人为合作作者，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在写作过程中，李文达和溥仪，一个是末代皇帝，一个是传记文学的作者，已经结交成为一对好朋友。溥仪对李无话不谈，大小事都与他商量。溥仪曾表示，在老李的帮助下，较系统地研究了一遍近代史，使他眼界大开，思想境界又有新的升华。而李文达也觉得自己认识上有了新的提高，尤其加深了对党的改造政策的体会，他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同志们也成了好朋友。我听到这些以后，当时就有个感想：我们政法机关的监狱和劳改队对犯人的教育，特别是对重视犯人的教育，决不能仅限在铁栅门之内。我们劳改单位，对释放人员走上社会后仍负有责任，特别是对那些重要释放人员，应继续做好工作，给以

多种可能的帮助。对溥仪来说，他与李文达合作撰写《我的前半生》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继续接受教育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党给了溥仪巨大的关怀。

经过这本书的写作，李文达与溥仪家族也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和他们保持了经常的真正朋友的往来。爱新觉罗晚一辈中有人对李文达说：我们全家都感激您。谁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这本书和李与爱新觉罗家族的交往，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成为他被关进秦城监狱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有人明知这本书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的欣赏，但能为他说话的人不说话，想为他说话的人不能说。就这样，李文达就白白地不闻不问地被关在秦城监狱里六年零九个月。我想，现在把《我的前半生》成书的过程公开写出来，是时候了。

（本文作者凌云，曾任公安部党组成员、一局局长，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国家安全部部长。）

# 目 录

序	爱新觉罗·溥杰	1
《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代序）	凌云	1
<b>第一章 我的家世</b>		1
一 醇贤亲王的一生		1
二 外祖父荣禄		7
三 慈禧太后的决定		11
四 摄政王监国		15
五 亲王之家		20
<b>第二章 我的童年</b>		25
一 登极与退位		25
二 帝王生活		32
三 母子之间		39
四 毓庆宫读书		42
五 太监		50
六 我的乳母		55
<b>第三章 紫禁城内外</b>		58
一 袁世凯时代		58
二 丁巳复辟		64
三 北洋元老		72
四 不绝的希望		79
五 庄士敦		84
六 结婚		89
七 内部冲突		93
八 遣散太监		100
九 整顿内务府		104
十 紫禁城的末日		111

十一 在北府里	117
十二 三岔口上的抉择	121
十三 由“使馆区”到“租界”	128
<b>第四章 在天津的活动</b>	<b>136</b>
一 罗振玉的努力	136
二 我和奉系将领之间	143
三 谢米诺夫和“小诸葛”	151
四 东陵事件	157
五 领事馆、司令部、黑龙会	160
六 郑孝胥的理想	166
七 “行在”生活	173
<b>第五章 潜往东北</b>	<b>180</b>
一 不静的“静园”	180
二 日本人意见分歧	187
三 夜见土肥原	190
四 白河偷渡	197
五 在封锁中	199
六 所见与所思	205
七 会见板垣	208
<b>第六章 伪满十四年</b>	<b>212</b>
一 傀儡戏开场	212
二 尊严与职权	216
三 订立密约以后	219
四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224
五 第三次做“皇帝”	228
六 幻想的破灭	236
七 吉冈安直	241
八 几个“诏书”的由来	245
九 家门以内	252
十 大崩溃	259
<b>第七章 在苏联</b>	<b>265</b>
一 疑惧和幻想	265

二 放不下架子	267
三 我不认罪	268
<b>第八章 由疑惧到认罪</b>	<b>271</b>
一 我只想到死	271
二 初到抚顺	275
三 我离开了家族	278
四 搬到哈尔滨	283
五 写自传与献“宝”	286
六 小家族起变化	291
七 坦白从宽	296
八 糊纸盒	301
九 检察人员来了	306
十 东北人民的灾难和仇恨	310
十一 “自作孽，不可活”	316
<b>第九章 接受改造</b>	<b>321</b>
一 怎样做人？	321
二 问题在自己身上	325
三 不可衡量的人	329
四 变化说明了一切	336
五 会见亲属	342
六 日本战犯	348
七 “世界上的光辉”	355
八 再次参观	361
九 劳动与乐观	367
十 考验	370
十一 特赦	376
<b>新的一章</b>	<b>381</b>
<b>补充注释</b>	<b>李文达 389</b>
<b>人物索引（前六章）</b>	<b>393</b>

# 第一章 我的家世

## 一 醇贤亲王的一生

公元一九〇六年，即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旧历正月十四，我出生于北京的醇王府。我的祖父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初封郡王，后晋亲王，死后谥法“贤”，所以来称做醇贤亲王。我的父亲载沣，是祖父的第五子，因为第一和第三、四子早殇，第二子载湉被姨母慈禧太后接进宫里，当了皇帝（即光绪皇帝），所以祖父死后，由父亲袭了王爵。我是第二代醇王的长子。在我三岁那年的旧历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笃，慈禧突然决定立我为嗣皇帝，承继同治（载淳，是慈禧亲生子，载湉的堂兄弟），兼祧光绪。在我入宫后的两天内，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十一月初九日，我便登极为皇帝——清朝的第十代，也是最末一代的皇帝，年号宣统。不到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我退了位。

我的记忆是从退位时开始的。但是叙述我的前半生，如果先从我的祖父和我的老家醇王府说起，事情就会更清楚些。

醇王府，在北京曾占据过三处地方。咸丰十年，十九岁的醇郡王奕譞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妹妹成婚，依例先行分府出宫，他受赐的府邸坐落在宣武门内的太平湖东岸，即现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在地。这就是第一座醇王府。后来，载湉做了皇帝，根据雍正朝的成例，“皇帝发祥地”（又称为“潜龙邸”）须升为宫殿，或者空闲出来，或者仿雍王府（雍正皇帝即位前住的）升为雍和宫的办法，改成庙宇，供奉菩萨。为了腾出这座“潜龙邸”，慈禧太后把什刹海的一座贝子府<sup>①</sup>赏给了祖父，拨出了十六万两银子重加修缮。这是第二座醇王府，也就是被一些人惯称为“北府”的那个地方。我做了皇帝之后，我父亲做了监国摄政王，这比以前又加了一层搬家的理由，因此隆裕太后

<sup>①</sup> 宗室爵位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各等。贝子府即贝子的府第。——作者

(光绪的皇后，慈禧太后和我祖母的侄女)决定给我父亲建造一座全新的王府，这第三座府邸地址选定在西苑三海集灵囿紫光阁一带。正在大兴土木之际，武昌起义掀起了革命风暴，于是醇王府的三修府邸、两度“潜龙”、一朝摄政的家世，就随着清朝的历史一起告终了。

在清朝最后的最黑暗的年代里，醇王一家给慈禧太后做了半世纪的忠仆。我的祖父更为她效忠了一生。

我祖父为道光皇帝的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所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死于光绪十六年。翻开皇室家谱“玉牒”来看，醇贤亲王奕𫍽在他哥哥咸丰帝在位的十一年间，除了他十岁时因咸丰登极而按例封为醇郡王之外，没有得到过什么“恩典”，可是在咸丰帝死后那半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尊号刚出现的那几个月间，他忽然接二连三地得到了一大堆头衔：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后扈大臣、管理善扑营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能出这样大的风头，当然是由于妻子的姐姐当上了皇太后。但是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我很小的时候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年幼的六叔载淳看见陈士美被包龙图铡得鲜血淋漓，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原来，拿肃顺这件事才是他飞黄腾达的真正起点。

这事发生在一八六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屈辱的和议宣告结束，逃到热河卧病不起的咸丰皇帝，临终之前，召集了随他逃亡的三个御前大臣和五个军机大臣，立了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且任命这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第二天，咸丰帝“驾崩”，八位“顾命王大臣”按照遗命，扶载淳就位，定年号为“祺祥”，同时把朝政抓在手里。

这八位顾命王大臣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和军机大臣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其中掌握实权的是两位亲王和一位协办大学士，而肃顺更是其中的主宰。肃顺在咸丰朝很受器重，据说他善于擢用“人才”，后来替清廷出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汉族大地主曾国藩、左宗棠之流，就是由他推荐提拔的。因为他重用汉人，贵族们对他极其嫉恨。有

人说他在太平军声势最盛的时期，连纳贿勒索也仅以旗人<sup>①</sup>为对象。又说他为人凶狠残暴，专权跋扈，对待异己手腕狠毒，以致结怨内外，种下祸根。其实，肃顺遭到杀身之祸，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这个集团与当时新形成的一派势力水火不能相容，换句话说，是他们没弄清楚在北京正和洋人拉上关系的恭亲王，这时已经有了什么力量。

恭亲王奕䜣<sup>②</sup>，在咸丰朝本来不是个得意的人物。咸丰把奕䜣丢在北京去议和，这件苦差事却给奕䜣造成了机运，奕䜣代表清廷和英法联军办了和议，接受了空前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颇受到洋人的赏识。这位得到洋人支持的“皇叔”，自然不甘居于肃顺这班人之下，再加上素来嫉恨肃顺的王公大臣的怂恿，恭亲王于是跃跃欲试了。正在这时，忽然有人秘密地从热河“离宫”带来了两位太后的懿旨。

这两位太后一位是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后来尊号叫慈安，又称东太后，另一位就是慈禧，又称西太后。西太后原是一个宫女，由于怀孕，升为贵妃，儿子载淳是咸丰的独子，后来当了皇帝，母以子贵，她立时成了太后。不知是怎么安排的，她刚当上太后，便有一个御史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这主意遭到肃顺等人的狠狠驳斥，说是本朝根本无此前例。这件事对没有什么野心的慈安太后说来，倒无所谓，在慈禧心里却结下了深仇。她首先让慈安太后相信了那些顾命大臣心怀叵测，图谋不轨，然后又获得慈安的同意，秘密传信给恭亲王，召他来热河离宫商议对策。当时肃顺等人为了巩固既得势力，曾多方设法来防范北京的恭亲王和离宫里的太后。关于太后们如何避过肃顺等人的耳目和恭亲王取得联系的事，有种种不同的传说。有人说太后的懿旨是由一个厨役秘密带到北京的，又有人说慈禧先把心腹太监安德海公开责打一顿，然后下令送他到北京内廷处理，懿旨就这样叫安德海带到了北京。总之，懿旨是到了恭亲王手里。恭亲王得信后，立即送来奏折，请求觐见皇帝。肃顺等人用“留守责任重大”的“上谕”堵他，没能堵住。肃顺又用叔嫂不通问的礼法，阻

<sup>①</sup> 满族统治阶级对满族人民实行的统治制度是军事、行政、生产合一的八旗制度。这个制度是由“牛录”制（汉译作“佐领”，是满族早期的一种生产和军事合一的组织形式）发展而来的，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建黄、白、红、蓝四旗，万历四十四年（1615）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为八旗。凡满族成员都被编入旗，叫做旗人，平时生产战时出征。皇太极时又建立了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

<sup>②</sup> 奕䜣（1832—1898）是道光的第六子，道光三十年封为恭亲王。他因为这次与英法联军谈判之机缘，得到了帝国主义的信任与支持，顺利地实行了政变。此后即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和同文馆，进行洋务活动，成为洋务派的首领。但是后来他因有野心，慈禧与他发生了矛盾，而帝国主义也物色到了更好的鹰犬，即把他抛弃，洋务派首领位置便由李鸿章等所代替。

拦他和太后们会见，依然没有成功。关于恭亲王与太后的会见，后来有许多传说，有的说是恭亲王化妆成“萨满”<sup>①</sup> 进去的，有的说是恭亲王直接将了肃顺一军，说既然叔嫂见面不妥，就请你在场监视好了，肃顺一时脸上下不来，只好不再阻拦。还有一个说法是恭亲王祭拜咸丰灵位时，慈禧太后让安德海送一碗面赏给恭亲王吃，碗底下藏着慈禧写给奕䜣的懿旨。总之，不管哪个传说可靠，反正恭亲王和太后们把一切都商议好了。结果是，太后们回到北京，封奕䜣为议政王，八个顾命王大臣全部被捕，两个亲王赐自尽，肃顺砍了头，其余的充军的充军，监禁的监禁。载淳的年号也改为“同治”，意思是两太后一同治政。从此开始了西太后在同光两代四十七年垂帘听政的历史。我的祖父在这场政变中的功勋，是为慈禧在半壁店捉拿了护送“梓宫”<sup>②</sup> 返京的肃顺。我祖父于是获得了前面所说的那一串头衔。

此后，同治三年，奕𫍽又被赐以“加亲王衔”的荣誉，同治十一年正式晋封为亲王。同治十三年，同治皇帝去世，光绪皇帝即位，他更被加封亲王“世袭罔替”，意思是子孙世代承袭王爵，而不必按例降袭。在光绪朝，恭亲王曾几度失宠，但醇亲王受到的恩典却是有增无已，极尽人世之显赫。

我在醇王府里看见过祖父留下的不少亲笔写的格言家训，有对联，有条幅，挂在各个儿孙的房中。有一副对联是：“福禄重重增福禄，恩光辈辈受恩光”。当时我觉得祖父似乎是心满意足的。但我现在却另有一种看法，甚至觉得前面说到的那个看戏训子的举动，祖父都是另有用意。

如果说二十一岁的醇郡王缺乏阅历，那么经历了同治朝十三年的醇亲王，就该有足够的见识了。特别是关于同治帝后之死，醇亲王身为宗室亲贵，是比较外人知之尤详，感之尤深的。

在野史和演义里，同治是因得花柳病不治而死的，据我听说，同治是死于天花（翁同龢的日记也有记载）。按理说天花并非必死之症，但同治在病中受到了刺激，因此发生“痘内陷”的病变，以致抢救无术而死。据说经过是这样：有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在同治床前说起了婆婆又为了什么事责骂了她，失声哭泣。同治劝她忍受着，说将来会有出头的日子。慈禧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媳，对儿子和媳妇早设下了监视的耳目。这天她听说皇后去探视同

<sup>①</sup> 据说满族早期有一种原始宗教，叫做“萨满教”。以天堂为上界，诸神所居，地面为中界，人类所居，地狱为下界，恶魔所居。男巫叫“萨满”，女巫叫“乌答有”。他们为人治病、驱邪时，口念咒语，手舞足蹈，作神鬼附身状。满族进关后，此教仍然保存，但只限女巫（称萨满太太）经常进宫。

<sup>②</sup> 皇帝的棺材是梓木做的，皇帝生时居住的是宫殿，故死后躺的棺材亦叫做“梓宫”。